



後漢書卷六十一

宋宣

城

太

守

范

擘

唐章

懷

子

賢

注

曰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傳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字翁伯河內軹人徙

也茂陵武帝時以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

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

大尹

王莽改太尹守為大尹

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

姓震駭強宗右姓

右姓猶高姓也

各擁眾保營莫肯先附更始

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卽位拜雍州
牧再轉爲尚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
守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
以彭寵之敗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
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
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
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潁川盜賊
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
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莊
日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鬪當一士

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

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

反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

自劾專命

謂擅放降賊也

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

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

連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乃調

伋爲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卽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

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

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禮記

日謀於長者必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

操几杖以從之日謀於長者必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

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仍問兒曹何自遠來曹輩對曰聞

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仍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仍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劉放曰

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仍為

違信於諸兒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仍

可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儆儆也且匈奴未

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仍知盧芳夙賊夙舊也難卒以

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劉放曰案隨字至

隋時方去之單作隋今此宜作隨遂謀脅芳降仍芳乃亡入匈奴仍以

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

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仍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明年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傳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

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

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

詩救曉不改途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漢雜事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代刻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

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已下通用之以前驅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

乾隆四年校刊

異等詩到大陽

大陽縣名屬河東郡

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

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

臯令

成臯縣屬河南郡今洛州汜水縣是

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

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

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

水排鑄為農器

排音蒲拜反治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囊古字通用也

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

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

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

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

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

反旅反旅謂班師也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

譬聖德威侮二垂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陵虐中國邊

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

弓也

橐韜也音高詩曰載橐弓矢也

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

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

休足於內郡

休足止行役也

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

為師克在和不在眾春秋左氏傳文也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

頗泄用之泄猶雜也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鷙之師鷙擊也湯武順

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巳故無忿怒而擊也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

而巳故無忿怒而擊也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

乾隆四年校刊

陸士卒鳧藻

言其和陸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

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厲勉也

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

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

者

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

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

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

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

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

史吏謂初為郡功曹也書曰如

有一介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

恩收養不稱

劉攽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為牧養也

奉職無效

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

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

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

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

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

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

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

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

說文曰符

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也

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

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且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

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如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是遂矯魏王令奪

晉鄙兵進擊秦軍解去事見史記也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

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

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手匹詩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手匹詩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

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

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六

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古者爲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

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百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每

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

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

茹廣雅曰茹食也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

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

耳劉敞曰案文益當在徒字上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

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

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

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

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

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

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

多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奮

乃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乃

推奮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却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

等奮妻子亦爲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

自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甄善疾非甄明也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

若讐郡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

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

刪刪定其義也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猶說

今之疏也也張堪傳西曾娘則其善文以舍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

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

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

歎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

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

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

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秋毫者喻細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

在郡三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

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

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

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八

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
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
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
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
寶山積捲握之物足當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而堪去職
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良猶甚也拜顯
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北赤甲城是方徵堪會病卒帝
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去顯之顯去良萬餘
廉范傳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

氏豪宗自苦陘徙焉

苦陘縣屬中山國章帝更名漢昌

世為邊郡守或

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褒成哀間為右將軍祖

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

皆有名前世

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

謂巴蜀也

西州平

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

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

葭萌縣名屬廣

漢郡今利州益昌縣即漢葭萌地也

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

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

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

士薛漢

漢字公子見儒林傳

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列傳

九

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謁請也會融為州所

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

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

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

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

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瞽亂邪鄭玄注禮記曰瞽目不明之貌語遂絕融

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

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楚王英謀反也

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

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

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

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老子曰善

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

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

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賞赦也由是顯名

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

通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敞曰按文入移書傍郡吏欲傳

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

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用兩炬交縛如

十字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十一

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級虜自相麟藉死者千餘人麟藉也藉相蹈藉也由此

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

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

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絀作協韻音

則護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

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

知馬所歸乃緣縱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

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于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

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以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信音

乾隆四年校刊

仲 若夫高祖之召欒布

欒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於齊漢

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布曰今漢一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明帝之引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也

廉范加怒以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道

所尚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言高祖明帝初怒欒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

王堂字敬伯廣漢郫人也初舉光祿茂才

光祿舉之遷為茂才也

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齊州東阿縣東

巴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剋三府

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

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

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

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

豈可為權寵阿意

阿曲也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閣

止病果有証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守正見稱

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

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尚至數年無辭訟遷汝

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
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
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
散而商湯猶因此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
六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子穉清行不仕曾孫商益州
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有治聲固精之堂曰言某國恩

夷其蘇章傳族孫不韋帝西從河間王望中堂治其京

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

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子武最知名也祖父純字桓公有

高名性强切而持毀譽持執也執毀譽之論謂品藻其臧否士友咸憚之

至乃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

號為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

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劉敞曰案竇固自為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

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

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

為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

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

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日敝民多悲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于家兄曾孫不韋復獲刺爵大其言其直出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暲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執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暲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

死獄中暲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

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歎曰

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讐鞭平王之尸解見寇榮傳乃藏

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

也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暲於諸陵間不剋會

暲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廩在寺北垣下說文云廩芻藁藏音工外反垣

也墻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廩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

此經月遂得傍達暲之寢室出其牀下值暲在廁因殺

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暲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

籍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

士自衛不韋知嵩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
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
嵩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椁捕求不
韋歷歲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
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
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
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強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
之衆雪怨舊郢會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屍以舒其憤竟
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子立靡因靡資強讐
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宮府幽絕埃塵所不能過霧

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惟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况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毒
地使嵩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
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
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
而武威段熲與嵩素善後奐熲有隙及熲爲司隸以禮
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熲旣積憤於奐因發怒乃
追咎不韋前報嵩事以爲嵩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
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
舅財物遂使從事張賢等就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

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
 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
 以是衰破及段熲為陽球所誅天下以為蘇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其先北世五千石卿校祖
 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以忠臣
 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
 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
 廬江太守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

作亂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

其餘黨輩原為平民原免也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

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

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

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

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

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

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

病益於人曰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

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

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

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祗音丁奚反裯音

丁勞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

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

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騶騎士也其所之往輒迎致

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縕故

絮也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

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

薄斂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

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

續家云車三乘

賈琮傳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聊城今博州縣舉孝廉再遷為京

兆令劉攽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為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有政理迹舊交

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瑋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

自出說文曰璣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翡翠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廣雅曰瑋瑁形似龜出

南海巨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

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

乾隆四年校刊

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

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瘿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琮爲度遼將軍卒於官

王陸康傳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爲茂才除高成令高成縣屬渤海郡也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行來猶往來也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

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
 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三郡
 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
 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聞
 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
 崇簡易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
 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與制非一勞割自下以
 從苟欲勞苦割剝於下人也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
 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
 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
 也故魯宣稅畝而蠲災自生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

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

穀好者稅取之蠲蠡子也公羊傳冬蠲生此言蠲生何

上變古易常也注云上謂宣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

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

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

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

何訪焉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

亡王之法哉謂秦始皇鑄銅人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

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

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為表陳

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

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

橘墮地者也有名稱績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民作謠言奮馳單

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易曰西南得朋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

也朋堂任良肱謂委任功曹陳蕃主簿應嗣郡中大化也二蘇勁烈羊賈廉能

季寧拒策城隕衝軻軻兵車也音彭協韻音普滕反

字監本作益臣會汾按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

正本對前本正篇於此公也五

詩守南楚○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詳

王守南楚○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詳

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

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

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

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

守字監本作定今從宋本改正專具

後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二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萬章懷太子賢注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樊宏傳子儵族曾孫準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

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

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

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

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鄴元水經注曰湖水

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凡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

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

思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

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

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

責音

側界反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

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宏因留不反

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

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

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

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

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

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

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

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

北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泚

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兒子

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

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為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

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騶騎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

法帝甚重之及病因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

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

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

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

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為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樊氏

乾隆四年校刊

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

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

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

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劉攽曰注食善

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若乃樊重之折

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廩以崇

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

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

儵字長魚○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

弟名鮪知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

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餽糜也服闋

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

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

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

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

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四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

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

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

之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

也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紿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

紿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

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上繫音薩○劉放曰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放曰按文

今當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

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

子弟尋立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

可以尚主宏為特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贈甚厚

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

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二 列傳

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柳梵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三署解見和帝

紀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准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

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

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

舜聖德孳孳為善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成王賢主崇明

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

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

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

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又多徵名儒以

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官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

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

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衍衍和樂貌也詳覽羣言響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

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

之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

永平今學者蓋少劉敞曰案文蓋當作益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譽譽之忠習談談之辭談談諛言也音踐前

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

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

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

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及傳

六

之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譽譽之忠習談談之辭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

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

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一

及傳

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

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

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

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

能損減謂之為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

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巳

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

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

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之文也今可先令

太官尚方考功劉攽曰案功當作上林池籩諸官實

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

官掌御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籩

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籩也實減謂實覆其數

也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

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管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徒置

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

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兗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兗二州廩貸流人也如遣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

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願以臣言下公

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

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

廩食廩給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

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

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

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

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

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帝始重

弟典陰識傳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

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

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

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

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

降新野滎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悛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

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姓與固類曰亞宋百六登割刺之也而一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

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
 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
 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
 缺猶冀也一音决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
 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
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

欲配侯王取婦聘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
 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
 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會疾瘳召見
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陽也慶弟博為潁強侯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

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陽

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

得眾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酈邑

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雜

行書曰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子方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

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
 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
 黃羊焉父母嘗坐者自遊四角常以良人為不辭其賦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
 胤傳龜襲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
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卒于封國與今新世真題漢書
 後漢書卷六十二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樊宏傳令出辟伯升○辟字一本作譬注曉喻也

樊宏族曾孫準永平之初○臣人龍按明帝永平元年

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已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

永元十五年準為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

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

建化致理○致字監本誤作之今從宋本改正

實減無事之物注以竹綿聯之○宋本竹字下有帛字

臣會汾按此謂以竹為藩籬耳帛何所用之當因下

下有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

陰識弟興後改封爲新陽侯注新陽縣屬汝南郡○監
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

宋本改正

後漢書卷六十二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
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
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
封舞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爲從事岑後爲梁

州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傳曰隳軍實也不從其

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峻

切也詆誣也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

之質正也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

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封伐京京叛太叔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

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圍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

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

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

為喻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

日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豈有身

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鳴之逆謀臯鳴即鳴

臯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

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况字也况為

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而伯

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

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

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

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

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徵也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

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

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無
 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
 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
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
 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
 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
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
 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
 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
 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
 天下之

後猶自征匈奴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
陳豨黥布等也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
 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
 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

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

故須後麥耳須待
 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

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

兵長兵之
 長帥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

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
 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
 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
 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眾陽之所宗君
 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
 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通知遠書教也潔靜精微易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
 王陳政道陰陽之法名箕子為武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驗也
 災異即咎徵之類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也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

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
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日時無事吏
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
庫氏因以為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
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
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
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
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
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
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
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
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舉刺

卽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

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
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
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
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
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
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爲腹心而
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
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各自
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

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
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也吏安則人自

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為每歲日

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

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夫以天地之靈

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倦倦願陛

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

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止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

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

橫學也或作

比日車

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比日車

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

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

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

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

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

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受敬喪沒如禮通易

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

達身無金瘕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

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

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
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
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

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

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

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六

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

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

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顯宗大怒賜浮死長

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

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

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使天下咸知然後殛

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

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理百

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守

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

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

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

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策

策弘不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

見論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而

語

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

而

乾隆四年校刊

卷六十三

列傳

八

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

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

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耻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朱浮

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

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以光武帝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

明察煩刻故引之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德非小臣

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

得長者之言而稱也論曰馮魴傳田文論代文不文三未買田獲公終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

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劉攽

曰食菜馮氏案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秦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

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待

主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

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

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

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

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

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

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

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

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

詣行在所見於雲臺

卽南宮雲臺也

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

今宋州虞城縣也

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

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

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

去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

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

等聞帝至皆自髡剔

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髡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

負鉄鑽

說文曰鉄剗刃也鑽榘也音質

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

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

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

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

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

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

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

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

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

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

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

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

東觀記曰

發後將提騎宿立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官給牀蓆子孫得到魴所建初三年以老病

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

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

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

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

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

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

艾即盪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

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

特詔以宅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即歲入穀三萬

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

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

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黨閭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

卒子代嗣劉放曰子世為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

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

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

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

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侯劉放曰案侯國絕

前後非一亦以石寵官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

俗本為縉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

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橫

關對舉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劉敞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

多從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

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

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

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劉敞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

為史此宜為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

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

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

家若此之貧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

奚衣之惡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

食粟馬不以修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以修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以修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以修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

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簾衛守小黃有

祭器籩豆鼎俎之屬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

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諳其數根

也葉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也貫放延

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劔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

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竟豫過陳留界飛逝

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詔以况為司徒王姓音宿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笞極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

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

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

問晏子

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

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陞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眾顯宗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劔佩刀錢二

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衍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

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

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

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

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

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

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延從曾

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

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誅中外事之賤也其靈其志

然其鄭弘傳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

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

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日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

且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

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

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弘少為

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

後知人貧富為賦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

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主縣勸人農桑振

救乏絕見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疏書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

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鑽詣

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

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

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

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

息遷淮陰太守

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穀而行弘

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輻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劉放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

是淮陽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四遷建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

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

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千石令史

為長劉放曰案文少一合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

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

候官今泉州閩縣是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范在

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

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

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以雲母飾屏風

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

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

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

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憲之賓客去官貪

由周章傳故事五並四羊封侯林國州中竇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

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

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

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

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

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

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

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

倫等皆秉執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

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已

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

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

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劉放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祐章

以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

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

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權

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

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

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德乏萬夫之望

詩云願願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亶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

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今

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

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

矣

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威歸囚鄭

竇怨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

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毛本皆無官字

臣會汾

按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官

自給牀蓆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

虞延傳延率吏掾史○

臣會汾

按正文掾史上加吏字

不成文句詳劉放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駁
正吏當為史也

司徒玉况辟焉○

臣會汾

按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

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玉今改從

玉

又注章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諸本同

臣會汾

按

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况為大司

司徒謝承書誤

鄭弘傳淮陰太守劉放刊誤一條○舊本誤刊於尚書

令下今改正

史臣論王無絕天之亶○諸本同

臣會汾

按王字當作

主即謂安帝也

主明開安帝母

命不令如五

後漢書卷六十三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四

夏光宋自孫宣

隆唐關奉章

如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當之梁統傳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

東觀記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

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賁才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

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四

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守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

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廼請

立嬰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

注吾自為案前今統內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

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

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

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

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

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

以遵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

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

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

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

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

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

唐虞時流共工放驩兜殺三苗殛鯀堯為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臠刑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載孔子之

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曰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

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

柔克也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

有罪坐其家室文帝除肉刑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

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

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每為謀自藏匿罪人至宣

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謂見知故縱武帝時以破朋

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

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

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王嘉

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數年之

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

體者傳奏於左體政體也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

亂撥理也公羊傳曰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

季末衰微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宣詔有司詳擇其

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

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

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

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

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

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

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

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

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也又曰爰制百姓

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

也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

日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坐安眾庶豈

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

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

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

哀帝哀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從音子用反羣輩並起

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

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

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

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橫任

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

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

僅能破散也○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

四

代所未嘗有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猶至

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

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

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

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

反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

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

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

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

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

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

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

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

入于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

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

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
 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眦於門閭吳荒萌其已
 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此在篇君名既泯
 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勾踐罪種兮越
 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
 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
 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
 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聘鸞路於犇瀨歷
 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勅
 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亡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敗
 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
 指丹海指丹海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
 以為期以為期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
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
 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

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

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

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

廟士一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

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

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

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

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

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

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

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

兄禮禮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

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大尉張

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

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解見

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

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

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嫗嫗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

女弟貴人前克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

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寃死牢

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

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

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

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

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

死樂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宣

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

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妾門雖有薄史之

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

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

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

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嫔辭證明審遂得

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嫔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

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資十萬嫔素有行操帝益愛

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

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

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

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

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

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

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宗

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諡皇太后父竦

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好帝即

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

迺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

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

漢陽獄中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

故西迎也棺梓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建塋

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

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

封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

乾隆四年校刊

後漢書卷之四

列傳

八

五千戶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

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

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

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

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闔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畜積故衣裳裁足卒歲奴婢車馬共用而已朝廷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由是敬憚委任焉

餒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

年中常侍張達蘧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

也官儀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

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

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

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

省中帝聞震怒敕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悉

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

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

為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序故賞不僭溢刑

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竊聞考中常侍張達等

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

大言久繫則細微之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也宜

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帝乃納之罪止

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福

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貝

之屬何益朽骨哈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哈以貝士飯以珠哈以貝也百僚勞

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

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

至家舍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

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

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志善成人之事及薨帝親臨喪諸子

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

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日以

栢木黃心為錢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

匹及葬贈輕車介士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

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

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子冀嗣茲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

冀字伯車為人鳶肩豺目也鳶鴟也鴟肩上竦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矐眇

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日月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了不裁能書計少為

貴戚逸游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棊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

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棊也音蕪

代反說文曰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六

博楚詞曰現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者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擲頭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

謂之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

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

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
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怨仇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
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爲大將軍
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緝襍太后臨
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
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
冀驕橫嘗朝羣臣曰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
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鳩加煮餅帝卽日崩復立桓帝而
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

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

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

又封

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
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
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
之功今旣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
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

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

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唬粧

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

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唬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

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齒笑者若齒痛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齟音丘禹反

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

鄭玄注周禮云駟猶

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

卑幘狹冠

卑下也音頻爾反一音皮

彼折上巾

蓋折其中之上角也

擁身扇

大扇也

狐尾單衣

後裾曳地若狐尾

壽性鉗忌

鉗鉦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鉦物也鉦音女輒反

能制御冀冀甚寵憚

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

通期有

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

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

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

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

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

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

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爲

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

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

籍謂疏錄之也

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

因以馬乘遺之

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

萬富聞京師也

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乘輿乃

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放曰

案古無妓字當作伎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

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踈青瑣踈小窗也綺踈謂鏤為綺

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克

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

第內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

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

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
 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
 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
 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
 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
 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
 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足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
 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
 席絕席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
 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

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

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

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

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

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

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鳩

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

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

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畧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

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高爵厚寵鮮不致

灾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

頤神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傳曰木

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

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

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

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願除誹

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

著乃變易姓名後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廉

問知其詐廉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

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

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謂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

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

黨勅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

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

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

乾隆四年校刊

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
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
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
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
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
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
諷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
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胤子桃爲城
父侯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

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
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旣不平之延
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灾異日食之變
咎在大將軍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
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

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
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

猛姊婿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

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

改梁姓也

乃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

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

相鄰比也

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

宣家赦覺之鳴鼓會眾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
 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
 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暉入省宿
 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暉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
 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
 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
 具瑗將左右廐騶騶騎士也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
 都候各一人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徽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
 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
 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

河南尹胤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
 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
 少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
 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
 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
卒音七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
 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
 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亢滿而能

以愿謹自終者乎

亢上極之名也愿慤也

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

天人

樞謂斗樞也極北極也

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

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卹患未聞上

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興粟盈門何救阻饑之厄

阻難

也書曰黎人阻饑也

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

尸官猶尸祿終制謂薄葬也

况

乃傾側孽臣

商遣冀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

傳寵凶嗣以至破家傷

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

謂統初與竇融定計歸光武

褒親幽憤升

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

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書卷六十四

後漢書卷六十四考證

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何焯云前書初元

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若哀帝則並無

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減死刑統因誤

以為哀帝之建平注家並不細尋遂以為班固失之

畧耳

梁統子竦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

立石而沈之注關北在篇○

臣會汾

按此言關逢比

梁干以直諫死其事著在篇籍也諸本皆誤作關北

又注何楊生之敗真○

臣會汾

按此謂楊雄作反騷

義乖貞烈也監本誤作欺真今從宋本改

梁統曾孫商中宮親送臣會汾按商

女為順帝后妹為貴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

梁若中宮則是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

正耳

梁統玄孫冀錄誅冀功者臣會汾按者字當在功字

止既備事賦以

與既起

至既

後漢書卷六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六十五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太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

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

乾隆四年校刊

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督促也委輸轉運也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

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

平原郡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

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過三於四也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

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

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

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南頓令欽即光

武之父春陵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則降買光武高祖也

其私親大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

日既事大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土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

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
 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
 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
 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
 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
 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
 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
 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
 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曹參惠帝時
代蕭何為相
國遵蕭何法
無所變更 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

洛水為漕

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

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

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

論語載宰我之言也

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祫

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

祭

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

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

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禮說三年一閏天

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

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故正尊卑之義

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

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行以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

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仍頻純以

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

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

明堂圖讖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河間古辟雍記孝

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及平帝時

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

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

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

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

於方嶽燔柴祭天告樂動聲儀日以雅治人風成於頌

以諸侯之成功也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

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

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黎

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

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

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日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

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

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

視御史大夫從視比也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武帝元封元年

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

淮間一茅三春為神藉五色土三月薨諡曰節侯子奮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嗣明大兩三日奮亦立於白無守與爵人平以流器亦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

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家丞名歛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

不怠十年僮耳降附僮耳郡武帝置故城也奮來朝上壽

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子孫

侍祠封侯解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

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曰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

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

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

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脩外飾容貌也脩內蕩滌心性也

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

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

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

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

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乾隆四年校刊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

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

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

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

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

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

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

門候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甫卒子吉嗣

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

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

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經歷篡亂

二百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日間也

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

東平太傅受禮於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

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為七郊三雍

以下解見明帝紀 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禮記正文也言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

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操猶曲也

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褒少篤志有

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

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

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

遷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

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

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

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雜記云孔子曰

焉上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遂不為殺嚴奏褒稟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

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

十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璣鈴曰

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

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

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

三篇在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

中候也云步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况予頑陋無

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

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

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

制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

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

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

越拘攣之語也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

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

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

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

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

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

頌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

乾隆四年校刊

先也作商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

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

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

司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

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

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

爭不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

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

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

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散畧猶疎畧也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

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

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

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擢褒監羽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劉敞曰注羽林左

騎案百官志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

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

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

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衰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飴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灾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通

也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也

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疎畧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

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

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畧遠謀而終不能用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劉放

日遠圖明懿美案文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遠圖下多一明字

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孝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

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專命禮臣撰

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美也而業絕天算議黜異

端斯道竟復墜矣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擅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

殊絕

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顛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

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況物運遷回情數萬

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

也定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脩補舊文獨何猜焉

言刑樂數改而脩禮則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

哉

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

射玄少為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

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

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遂造太學

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

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均輸五方程六傍要

七盈不足八鉤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

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田何授易於

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實見趙岐傳遂隱脩經業杜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

遠不可駁難如左氏膏肓說文曰肓隔也心下為膏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

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相攻

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乾隆四年校刊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

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

興迎而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

閭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矧乃鄭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立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

也相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立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立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厮役之吏厮

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

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闔尹擅執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

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北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

名被召者並為宰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

式序式用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

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

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

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

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劉攽曰案文

讚當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被

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

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

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立大會賓客立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立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立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回賜之徒不稱官

闕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

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北齊劉畫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識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

拒於官度官度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

泗即今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

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

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

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

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

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畧同不言

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

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

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叡慮字

鴻豫基字伯典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叡字昭光

魏黃門侍郎也。劉敞曰注魏東西時並童幼玄稱淵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

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

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

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

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脩藝文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猶固

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

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

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玄定義乖褒脩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六十五

中興時曹爽不許也

贊曰富平之祭

西晉書卷六十五

贊曰富平之祭

贊曰富平之祭

西晉書卷六十五

贊曰富平之祭

贊曰富平之祭

西晉書卷六十五

贊曰富平之祭

贊曰富平之祭

西晉書卷六十五

贊曰富平之祭

贊曰富平之祭

西晉書卷六十五

贊曰富平之祭

贊曰富平之祭

西晉書卷六十五

贊曰富平之祭

後漢書卷六十五

後漢書卷六十五

後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張純傳五年拜太中大夫○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注前書音義曰蒼龍

太歲也○刊誤補遺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

謂東方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

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為天

神之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

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鐘簏

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

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按是年太歲

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
疊指太歲而言駁矣

德在東宮○刊誤補遺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
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經云
癸德在中宮按杜欽言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
云中宮者以癸爲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
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

張純子奮官至津城門候○舊本皆作建城門臣會汾
按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候一人秩六
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稱津城門也

新宜從監本

曹褒傳大漢當自制禮○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
慕叔孫通漢禮儀○監本叔孫通下有爲字從宋本去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時事彌順○順字疑煩之誤
又事字舊本作士

鄭玄傳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臣

宗萬

按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有九數九

章是矣不云周公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見周髀

宜曰鄭公鄉○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

六藝論○

臣世駿

按公羊疏曰鄭公先作六藝論訖然

六後注書

引詩難 對公羊疏曰禮公武并六註疏前疏

答臨孝存周禮難○臣世駿按毛詩棫樸疏曰臨碩并

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則孝存名碩

也詩難 好駭隱疏曰章句

名之曰小同注答曰我不見○我字衍

又車字舊本對士

且三正亦難對後林鄭

慕殊疑甚難對

曹爽對六美當自辨

後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